

晚风·龙光塔

## 塘里瓜

| 王耀强 文 |

“塘里瓜”，是苏南地区果农对优质的西瓜、香瓜、甜瓜之类果品的称谓。实际上，它不是当下反季节环境里培育出来的新品种，而是指结在藤蔓主根部最近处自然成熟的瓜儿。对于从小生活在城镇的现代“吃瓜群众”来说，这个称谓可能闻所未闻。

进入夏季，倘若你到苏南美丽的新农村休闲度假，田间地头、公路树荫下，常常可见一箩箩、一筐筐的瓜果，这些都是瓜农们刚刚从瓜地里或果树上采摘下来的最新鲜的尤物，西瓜、香瓜、李子、桃子、杨梅，琳琅满目，五彩缤纷，衬以碧绿的叶片、晶莹的露珠，分外诱人。倘若凑近前去，鼻翼微翕，一阵阵新鲜瓜果特有的清香（当然，西瓜得切开），便会争先恐后扑鼻而来，仿佛在向你争相邀宠似的。再俯首细瞧，但见那熟透了的香瓜、甜瓜，有的青皮绿肉，有的白皮黄瓤，有的如拳头般大小，有的形如钟磬，让你不由得感慨大自然造物主的神奇。

邂逅了这些时令瓜果，准会让你“一见倾心”，不问价格，尽可能多地买，或自用，或送亲友。买者心满意足，当即大快朵颐；卖者眉开眼笑，收获劳动成果的喜悦溢于言表。每每在这样的场合，我会靠近正在忙碌不停的卖主，悄悄地说道：“给我来几只塘里瓜。”卖主循声抬头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，兴许在想，这位买家八成是个内行吧，于是嘴唇张了几下，才报出新的价格，当然不低。

我也不还价，一声“成交”，令卖主分外惊喜，很快就称好的“塘里瓜”提将过来的。买到了心仪已久的塘里瓜，我自然也满心欢喜，欣然而归。

俗话说：“樱桃好吃树难栽。”种植瓜儿，其实非常辛苦。首先是育秧，从播种瓜籽，浇水出苗，施肥壮苗、间苗，再到移栽，要历经半个多月。大田里，瓜农们早就为“出嫁”的苗儿们准备好了新家。那是由多种有机肥，如豆饼、菜籽饼、农家肥等混合而成的肥料作基肥，再铺上一层泥土，专门用来迎接瓜秧苗的“新床”，瓜农们称之为“塘”。通常，塘的直径有近2米，长宽逾1米，每塘栽种6棵瓜苗。由于“塘”里有专门配置的营养土，肥力十足，故而“塘”距制约着瓜的品质——大小、甜度乃至形态。一般来说，留作来年种子的瓜儿必定选自“塘里瓜”，盖因其品质最佳。为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农民伯伯们总是在大田里种植西瓜，以亩计；小块田里种植香瓜，以塘算。西瓜产量高，产出比高，以出售为主；香瓜产量低，以满足家用为主。

儿时时代，农民伯伯大多根据瓜的形状、颜色、大小、甜度来称呼它们，如成熟后瓜身呈金黄色的，称为黄蜜瓜，或蜜瓜；体型小、全身呈奶白色的，称为苹果瓜；瓜皮呈青色的，称为茅草青、雪梨瓜。如今，随着高效农业的发展，又有许多新品种新名称出

现，如伊丽莎白、羊角蜜等。

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们，深谙各类瓜果的“门道”。那时物质匮乏，连肚皮都难以填饱，更不用说享用甜美的瓜果了。顽皮嘴馋的我们，往往会就地取食，一个个都是偷“塘里瓜”的行家里手。远望、近闻、轻拍、慢扣，即知瓜果的甜熟度，总是八九不离十。那时农村学校要比城市学校多两个假期，就是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时的“农忙假”。虽然时间很短，有时是一周，有时是十天，却是我们“撒欢”的好时节。尤其是仲夏时节的农忙假，正值瓜果季，暑热难耐，大人下地，孩童下河。下河玩水，甜美的“塘里瓜”当然是首选目标。于是，我们就施展种种手段，有时用阴谋，有时耍阳谋，与瓜田守护者斗智斗勇，或玩“捉迷藏”，或施“障眼法”，或声东击西，或偷梁换柱。看瓜人很快便识破了我们的计谋，追逐而来，但面对一群顽劣的孩童，还是无计可施。明摆着是我们偷了瓜，但我们抱着瓜跳下河，一个猛子扎下水去，瓜儿都被我们塞入河底淤泥“冰镇”着。看瓜人只见河里扑腾打闹的我们，就是不见瓜的踪影。当我们玩够撒退时，才可见平静的水面上，漂浮着许多五颜六色的瓜皮，那是我们敞开肚皮，饱餐“塘里瓜”留下了“罪证”。看瓜人见此情景，也只能徒唤无奈，一边嘴里叨叨着“这帮小赤佬”，一边悻悻而去。

众生·人民路

## “举手之劳”

| 胡德宝 文 |

今天孙女要过来蹭饭，早晨去芦庄农贸市场多买点菜。故意没带高龄卡，心想来去不就两站路吗，就当公园里晨步了。

在人如云集、喧嚣不堪的集市上按预先列出的菜单，买了按计划内的蔬菜、肉类、水果等，已是满满的两大塑料袋。

有点后悔没带高龄卡，否则从菜市场门口任何一辆公交车都可以直达我家小区。

拎着两大袋什物，开始也觉得行，慢慢就感到两手沉重起来，双手交替，也无济于事，因为两袋的重量也差不多。

随着太阳的直晒，气温渐渐升高，汗也从额头滴到嘴里，衬衣紧贴后背，估计也湿透了！从芦庄菜场到瑞星家园，区区两站路。今天咋就这么的长！

也许是有点年纪的人了，虽近耄耋还有两年，并不步履蹒跚，自信在公园每天晨步颇为轻松。但今天拎着这两大塑料袋却感到有些力不从心，有点累！

心想已走了一半路，坚持一下也就到家了！

在一家商店的门前，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，车上堆放着各种空酒瓶和包装箱，我把两只大塑料袋，放在车的栏板上，想着歇一会，再走。不一会，从店里走出一位四十上下的中年妇女，一身蓝布衣裤，黝黑的脸上挂着晶亮的汗珠，一顶已破旧的宽边大草帽遮住了她的前额。

她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：“老伯伯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带你一段吧！”

面容看老，声音却依然年轻。

可能她看我拎着重物，很吃力。当得知我要去的地方，她告诉我，顺路！

她叫我坐在她身边，把我的东西放进车兜里，让我坐好，说送我到小区门口。

此时此刻，感激的心情不言而喻。“雪中送炭”，这句成语不用费解。我坐上车，她小心翼翼地发动车，车子，徐徐前行。通过交谈，得知她是苏北盱眙县的农民，田地建成大楼，没田耕了，就四处打零工，去年丈夫在建筑工地跌断了一条腿，躺在床上，她为了这个家庭，为了两个上学的孩子，为了给丈夫治病，把家托给公婆照看，通过熟人介绍到无锡为一家商铺老板送货。至今也有一年多了。

“虽说辛苦，但多少也有钱赚的。”

说话很硬朗，干脆，也很乐观，并没有半点抱怨生活和命运的不公。

车经过路边卖早餐的小店，她跳下去买了一个菜包和一袋豆浆，有点难为情地告诉我：“还没吃早饭呢！”

当把我送到小区门口，我下车时，要付她钱，她说什么都不肯要，笑着说：“老伯伯，我是顺路，举手之劳！哪能要你钱呢，回去吧！”

望着她，调转头别向金石路上，渐渐远去。我的心仿佛被撞了一下，世上不乏有好心人，善良不止文化人。

情趣·健康桥

## 马鞭草

| 孙结绿 文 |

正是绿肥红瘦的浅夏季节，各种属于春天的花卉相继谢幕了。但在无锡这样的宜居城市，花，任何时候都不会缺席的。这不，近郊大片的马鞭草闪亮登场了。

马鞭草，别名铁马鞭、紫顶龙芽草，原产于欧洲，汉代通过丝路传入中国。它的生命力极强，花语是正义、期待、纯真、无邪。马鞭草药用价值高，有清热解毒、凉血散瘀、利水消肿等功效，还能用来抗癌。在城市绿化建设中来打造花海，马鞭草便是最好不过的选择。它那如梦似幻的紫色营造出来的浪漫柔和氛围，让人赏心悦目。

很想去看看这片紫色花海。那天接到老四中徒步队队长郁兄的微信邀约，说这次组织的徒步线路，就是围绕着在夏家边附近的无锡“大草原”去观赏马鞭草。嗨，正中下怀！我欣然应约，于是我跟着徒步队就和这片紫色花海相遇了。

当踏进“大草原”，远远看到的一大片紫色云霞，走近看，便立马被它们的风姿绰约所惊艳。你若端详一株马鞭草，它相貌平平，纤细的草穗就像一根马鞭，顶

端开出的紫色小花，也极其普通，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草花汇聚成片，在微风中摇曳身姿，泛起紫色的微波，热情奔放开得繁茂而热烈，那真是好有气势的浪漫啊！

郁兄举着徒步队小红旗，走在花海中的小路上，快乐地吆喝着队友向他靠拢拍集体照，于是，一群高龄“白头翁”“银发女”便徜徉在齐胸的紫色花海里，他们瞬间就返老还童了。他们欢呼、雀跃、招手、挥帽、拍照……快乐的情绪，就在这片浪漫的花海里被放大晕染开来。

郁兄自豪地告诉我，这支徒步队自2016年开始徒步，至今已经整整8年了，今天是他组织的第98次徒步活动。每次徒步结束，他就做一个美篇记录，他准备在组织100次徒步活动后就美篇汇集成书。如此宏大计划，真不像是从一个罹患重症的人口中说出的。郁兄曾是市四中的老三届知青，在苏北插队十年，艰苦劳动之余不忘看书学习，恢复高考后，他如愿考上大学，后来成为一名资深的地方志专家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8年前他的爱妻突发脑出血离他而去，还没有从丧妻的痛苦中走出，4年前他自己又患病，但

他没有被接二连三的磨难击倒，他达观人生，坚强地挺过来了。在他动了手术住院期间，是他的知青朋友们轮番去医院看望照顾他，他觉得生命须在拼搏抗争中延伸，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至少不能辜负了这些曾经共患难的朋友。于是他积极配合治疗，每天锻炼身体，笔耕不辍，一本厚重的《无锡地名》就在这样的拼搏中出笼了，他还要和时间赛跑，不遗余力下沉到各个乡镇，帮助基层组织完成修志工作，活跃在各种讲坛做公益讲座，还有就是组织老四中老三届徒步队，他要让老朋友们抱团养老，健康快乐……病魔被他的精神和意志击退了，如今的他精神矍铄，活力四射，他就像马鞭草一样，清新脱俗，顽强地绽放着灿烂。

老四中徒步队每一个队员也都是棵普通平常的马鞭草，他们乐观向上，坚守本色，一路向阳。芸芸众生是无数渺小平凡的存在，但聚集在一起，就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，就是眼前这一大片美丽的蔚为壮观的花海。

啊，马鞭草，你点靓着自己，照亮了别人，美化了城市，也温暖着整个世界！



周道图

插画 戎锋